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四十九目錄

南京刑部二

侍郎

俞士吉　段民
金紳　阮勤
徐懷　邊鏞
熊懷　張橅
劉憲　郭紳
周廣　顧遂
王大用　沈應龍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袁欽

[illegible][illegible] 唐佩

[illegible][illegible] 陳言

[illegible][illegible]

孫一謙 陳繼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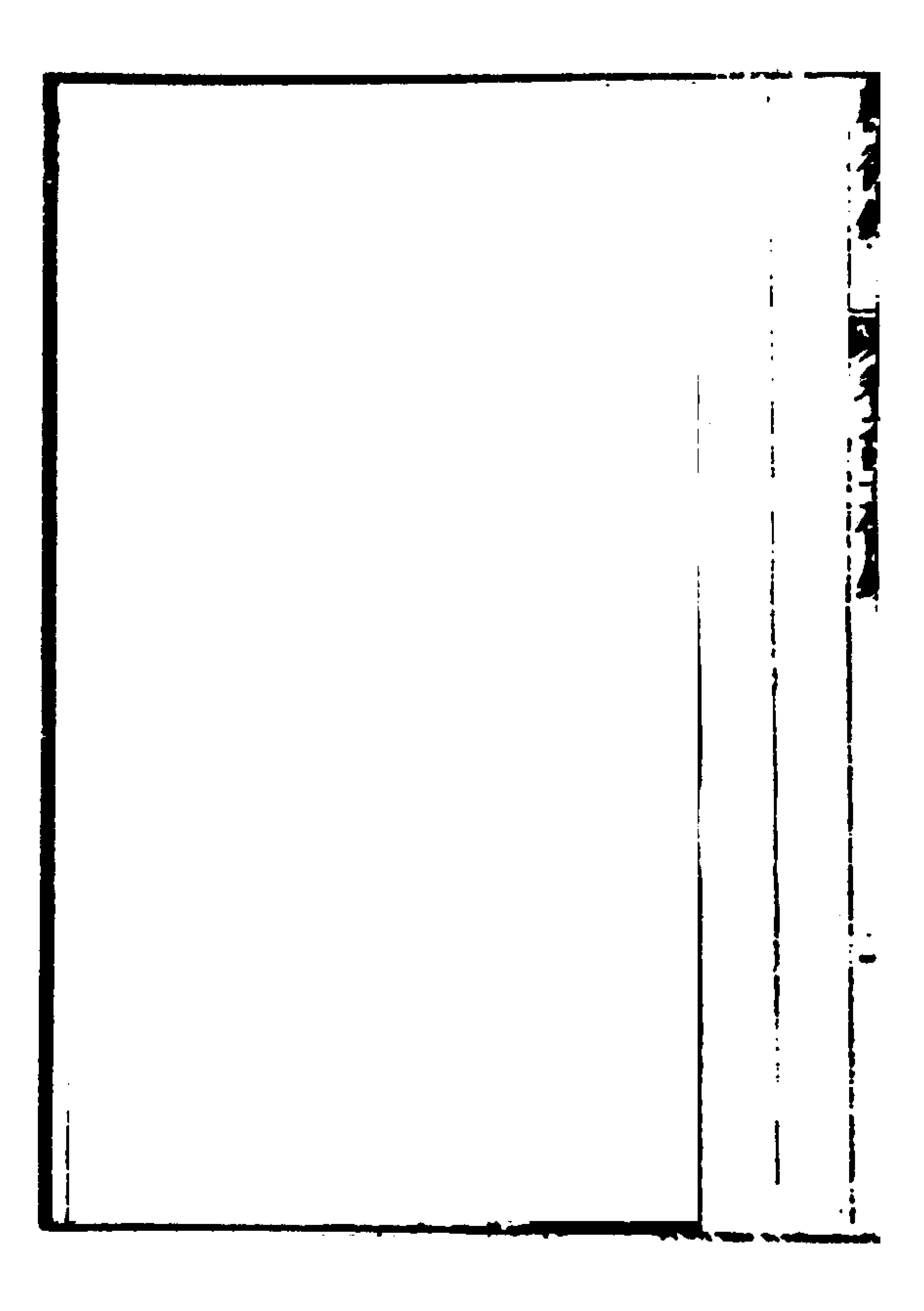
蘇夢暘

錢唐徐象梅

吳興茅元儀 仝校

錢塘徐象樗　刻行

目錄終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録卷之四十九

南京刑部二

侍郎

南京刑部侍郎俞公士吉傳

南京刑部侍郎俞士吉浙江象山人洪武末舉人授山東兗州府学訓導歲餘陳十事切中時政擢廣西道監察御史出巡畿甸及湖廣雪冤理枉政績尤著永樂初署都察院事陞右僉都御史奉詔往諭朝鮮日 二國還奏稱旨賜豸衣楮幣浙西水災士吉偕戶部尚書夏原吉等往督農政奏蠲糧六十萬石復

出采以賑民尋出知襄陽府秩滿陞山東左參政洪
熙元年進詹事府詹事　宣宗即位改南京刑部侍
郎致仕宣德十年正月卒賜葬祭

嘉議大夫南京刑部右侍郎武進段公民墓誌銘

楊士奇

宣德九年二月二十九日刑部右侍郎段君卒於南京家素貧僉都御史吳君敏德既經紀喪事禮部尚書胡公源潔以聞　上爲悼歎賜祭命有司營葬於是吳君使人北京需葬銘而胡公以屬士奇嗚呼段君者世所謂仁人君子也又士奇素所交游宜爲銘民之先建昌人其曾祖元營田郎中篤修從吳中文忠清又徙常州之武進君諱民字時舉自幼溫貢穎敏嗜學且其父母惟一子篤意教之故德器蚤成登

永樂甲申進士第爲翰林庶吉士簡　太宗皇帝命
禮部翰　院准天經之數選曾棨等二十八人就文
淵閣畫出中秘書使進其業旦暮給太官饌又月給
膏火之資期之大用而君與焉君祗體　上意益勵
弗懈而文學大進與修永樂大典丁內艱去服闋除
刑部山東清吏司主事授承直郎涖官廉慎而勤敏
恒存哀矜惻怛之心處疑獄必歸於厚麗辟者咸以
得君爲幸踰年扈從北京召修四書五經及性理大
全書成被重賜復還刑部陞郎中益精獄議尤爲尚
書所重凡大獄必咨君有章奏必屬君閱定乃上在

以參政同考會試

刑部八年山東妖婦唐賽兒作亂三司官以縱寇誅
詔廷臣簡代者共推舉君數人授君山東布政司參
政同舉中有畏難者君曰竭誠以共吾職耳何足計
利害哉下車敷宣德意整飭紀綱撫綏殘氓剗革宿
弊政理一新吏民悅戴居三年乃同考禮部會試士
論服其衡鑑又三年召赴闕命以本官署戶部侍郎
之南京是時車駕在北久南京諸司習於玩愒任錢
穀刑名者共務叢脞尤號不治君至躬勤率之莫敢
或違始若扞格已而服從咸修其職明年實授本部
右侍郎又明年改刑部共振起作新如戶部罪人開

君至皆相慶房叔伴祥疏滯淺旬之閒聲彙用彰三
年以績最賜誥授嘉議大夫刑部右侍郎祖母淑
人至是母年且九十得封者再人皆榮之君忽得寒
疾數日小差矣將出視事左右謂未可以夙曰數百
人困獄中跂而待我奈何可自緩勉強出三日疾復
作遂卒

南京刑部右侍郎金公紳傳

金紳字縉卿應天府上元縣人景泰癸酉中應天府鄉試明年登進士第由庶吉士授刑科給事中踰年英宗復位銳意求治紳適掌科數召對所以寵待者甚至上嘗詢一二大臣晡時趣具彈文即援筆而就詞甚切當上覽而悅之方有意留用晏駕弗果甲申憲廟嗣位進都給事中首率同列論御指揮門達竊弄威柄罪繼會議廷中言都御史王竑剛毅鯁諒可任大事宜亟召用一時達被遣謫而竑起為兵部尚書與有力焉紳於是益以言責自

嘗陳時政八事一持恆久以守新政二勤接見以
論治道三納忠言以治躬行四求賢才以備任使五
釋重臣以備邊患六明黜涉以儆在位七設武學以
育將才八用武勇以除寇盜疏入悉見采納成化乙
酉遣祀徐王滁陽王還時兩京浙江河南水旱相仍
漕舟不通廩庾可虞乃言事宜數條用之未幾京師
米價竟減而糴河海皆散去　朝廷知其才可用遂
擢南京大理寺左少卿南京爲鄉里先謝絶私謁而
飭明敏獄四多所平反凡十年譽望益盛乃有南
京刑部右侍郎之　命持法益謹每戒其屬曰民易

犯法於無可矜疑者尤宜盡心且數躬視囚獄以故
囚少瘐死者戊戌江西大旱　詔往巡視至則先奏
停力役徵收等事仍禁擽縣雖小費不得擾民俄而
新昌萬載鄱陽諸縣盜發督捕有方竟獲其首誅之
因舉救荒之政通鹽商增糴價衆以漸至及勸富民
補官并折收船課皆以便宜行之已而食足全活者
不可勝計歷二年還任紳既久勞於外得疾即不起
時成化壬寅六月甲寅也年僅四十九性至孝南安
公致仕二十餘年左右侍養不違其志與其兄文定
尤篤自入官以簡約持已而待其屬必厚平生好賢

不倦在江西時嘗行縣過廬山覩白鹿書院傾圮特修葺之且爲正先賢祠祀至於學問之勤不以政冗而廢惜其年止於是而不得究其志也所著有心雪稿青瑣獻納稿江西巡視稿若干卷藏於家

又傳

公諱紳字縉卿其先錢塘人洪武初以閭右實京師遂爲金陵人父潤號靜虛博雅好古工詩畫爲時輩所重公生而穎敏讀書數過即成誦年二十以尚書領京闈薦明年登進士第選入翰林爲庶吉士會詔修天下地志公充纂修官書成賜名宗字遍志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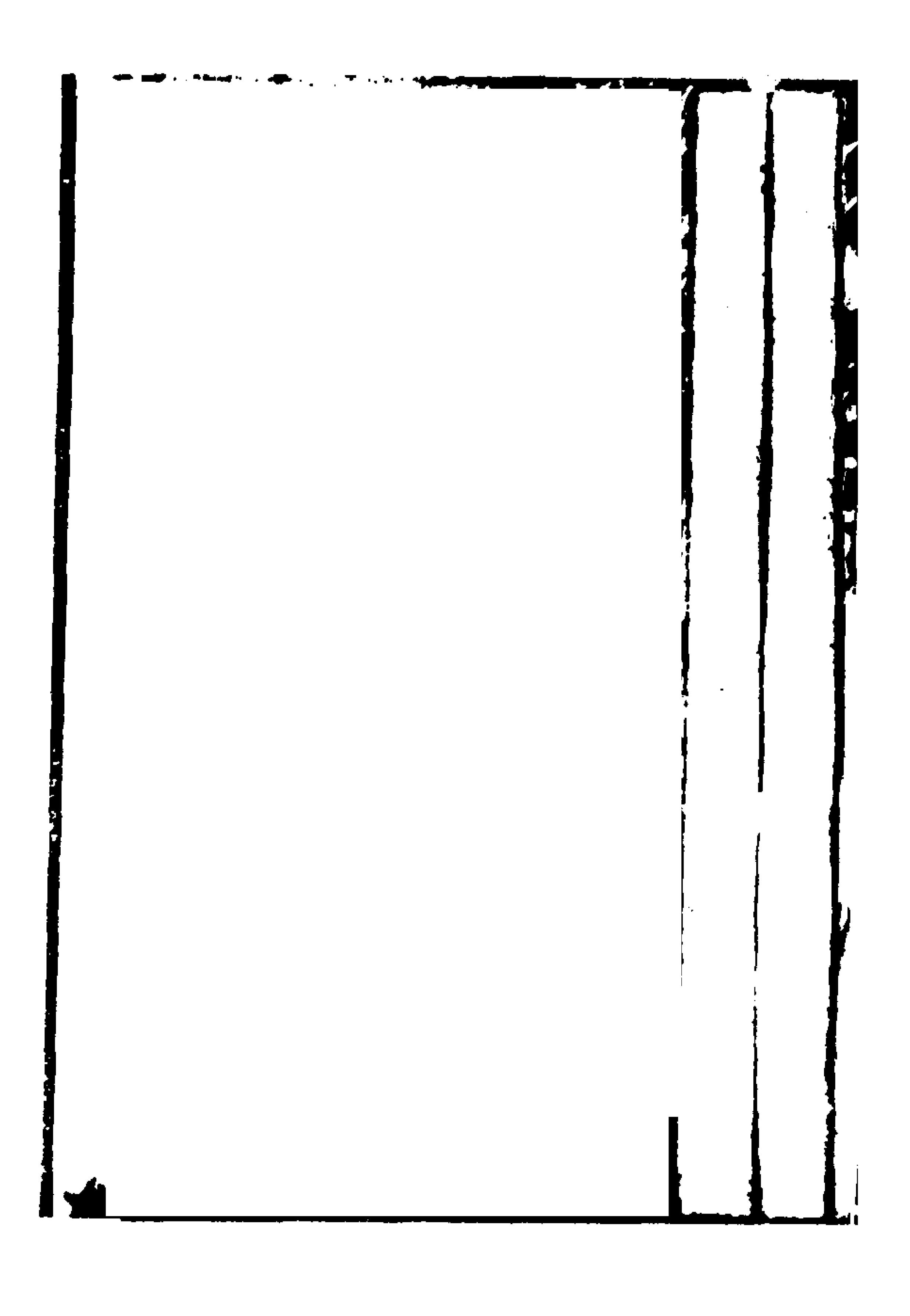
白金綵綺之賜卽拜刑科給事中明年　英廟復辟
懲景泰舊事屢召言官面授以名俾舉劾公時與焉
或賜食嘗諭內閣學士李賢令吏部毋以補外一日
聽時有詔言官劾大臣非法者事出倉卒公援筆立
成彈文辭理俱到明日當　廷奏劾聞者駭服　今
上嗣位陞本科都給事中首率六科疏論錦衣衛指
揮門達竊弄威福達坐讁戍邊天下快之初達以都
指揮掌錦衣衛　詔獄時逯杲者專伺百官過失每
譏拾達達懼甚不敢恣及杲被害達專委任以謝通
爲心腹一切反杲所爲無事以忠厚爲務時論翕然

歸之及通死逵專聽其同官呂貴言始任情張威大興羅織遣官校遍行郡縣緝訪事情有犯者即遣官屬拘逮所至贓賄狼籍天下騷然李學士以爲言逵銜之屢欲有所中傷賴 先帝仁明而止至是訴寃者紛然公時掌刑科奮然謂其僚曰此天下之大蠹此而不言又何用六科爲即草奏當 朝劾之將天順甲申也尋陳時政八事 上是其言曰前三事朕自行之後五事付所司集議三事者持恒久勤接見納忠言也三者皆當時要務而勤接見一言尤爲切中蓋 祖宗以來於凡燕閒之際執政大臣及左右

近侍常皆得接見自　先帝以幼沖嗣位而比體遂廢因襲以爲故事故公言及之歲丙戌漕河淤阻京師米價翔踊沿河盜起公建言遣御史及帥臣緝捕遂得安妥是歲陞南京大理少卿時公年纔踰三十或意公于法比容有未習姑以難事試之公剖決無滯避老于法者不能過乃大敬服居恒嘗曰獄者人死生所繫箠楚之下何求不得彼不能伸于法司而求伸於我我又不爲之理何用理寺爲故凡經公平允者輒無異辭公在大理九年如一日秩滿陞南京刑部右侍郎月躬視獄者再毎戒飭其屬俾無法外

施刑故事霜降後會大臣審録重囚必先召所屬郎
署反覆詳審有可矜疑者必具録之至期對衆言某
可疑某可矜因而得生者甚衆戊戌江西荒歉　上
特簡任公往巡視許以便宜行事公委藩臬二司官
定計受畫俾各滋所部督責其屬勸輿發而自居會
府之行臺不輕舉動甚以專往一方而他方有事則
有所不及濟凡可以寬民力裕民食節財用弭盜賊
者無所不用其心在江西幾二年凡得白金以兩計
者十有七萬米穀以石計者幾二十萬所活軍民以
口計者毋慮百六七十萬江西十有三郡之民頼公

以母庚子回任又明年壬寅六月辛酉偶得疾越六日丙辰卒得年四十有九公性簡靜慎交游且官故鄉故舊有以私謁者輒拒絕之始雖不樂終莫不信服其公侍靜虛翁家居者幾二十年以公務兼孝養時人榮之平生儉約一無所好惟好讀書自號心雪所著有心雪稿若干卷子三人長麒壽庚子貢士次麒永麒寧



南京刑部左侍郎阮勤傳

南京刑部左侍郎阮勤字必成安南多翼縣人父占籍山西長子縣勤景泰五年進士授南京大理寺左評事丁憂服闋復除右寺評事遷右寺副台州府知府能除吏弊導民利民甚愛之既去任立石紀其政績歷陞山東左叅政左右布政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陜西召爲兵部右侍郎尋轉左未幾調南京刑部累以老疾乞休致不允後九載奏績陞正二品俸乞歸省墓瀕行復以疾申前請始許之進階資政大夫後五年再以詔例進一階弘治十二年三月巳

丑卒訃聞賜祭葬如例勳爲人清慎政績可一歲歷
中外四十餘年始終如一日爲士大夫所稱云

嘉議大夫南京刑部右侍郎徐公櫰墓誌銘

張元禎

南京刑部右侍郎建德徐公卒於位訃 聞遣官葬祭如故事徐世家維揚元季仁甫翁始遷今嚴城傳子旻子旻子文玉文玉子宗政公幾五世旻以伯子某貴贈卲武知府文玉宗政以公貴贈南京刑部右侍郎階嘉議大夫公諱櫰字明德天順庚辰進士登仕刑部由員外郎陞江西按察司僉事秩滿遷廣東按察司副使守瓊州未行改湖廣久之進按察使未幾陞江西右布政使轉左布政使 上嗣統召爲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僉書轄邊備兼巡撫兩京以疾
乞歸皆不允俄擢南京刑部右侍郎合都御史侍郎
二秩為一考錫　誥命復以疾乞休致亦不允竟由
是不起矣弘治六年四月二十一日也公學識端正
操履嚴謹習與故洞世務事入手洗濬不即發發即
不可梲法當然不假借一毫素無私請於人人亦不
敢謁以私請善善惡惡甚切賢者無顯晦無不與游
而捨非其人雖當要途禍福在呼吸間視之藐然也
取貪積尤峻不痛繩之不懲戒罰其刻不恤也隨所
至獄無滯囚且曲得其情如神明多不可具述數處

危疑大事皆不動聲色卒然當人心而禍本以消鄉
司成延綱傳公謂見精慮到智者莫能測巧者無所
售信然左憲皆理屯種法立弊清屯無情兵江西增
藩田租三萬餘石在湖廣增蕪田租數亦如之提臺
議輔任益重惠益弘修築關隘九十餘所率不踰時
成大浸恐搖邦本歲發戶部米五萬餘石銀六萬兩
濟之復借內帑金帛爲糴本賞州縣防役廣民租俱
灾免　皇庄并權勢租獨不免特奏例民租悉除之
歷官中外三十餘年殊不家私爲累非義物未嘗一
目及刑部積堂卒銀餘三百兩皆侍郎故所嘗有者

一不取其奉也四男子各得田第三十畝而已嗚呼

以公視之負墦人康吏國爾忘家公爾忘私偉然大

丈夫哉肯參𨖫爲郡有遺碑以爲無愧辭謂之銘公

亦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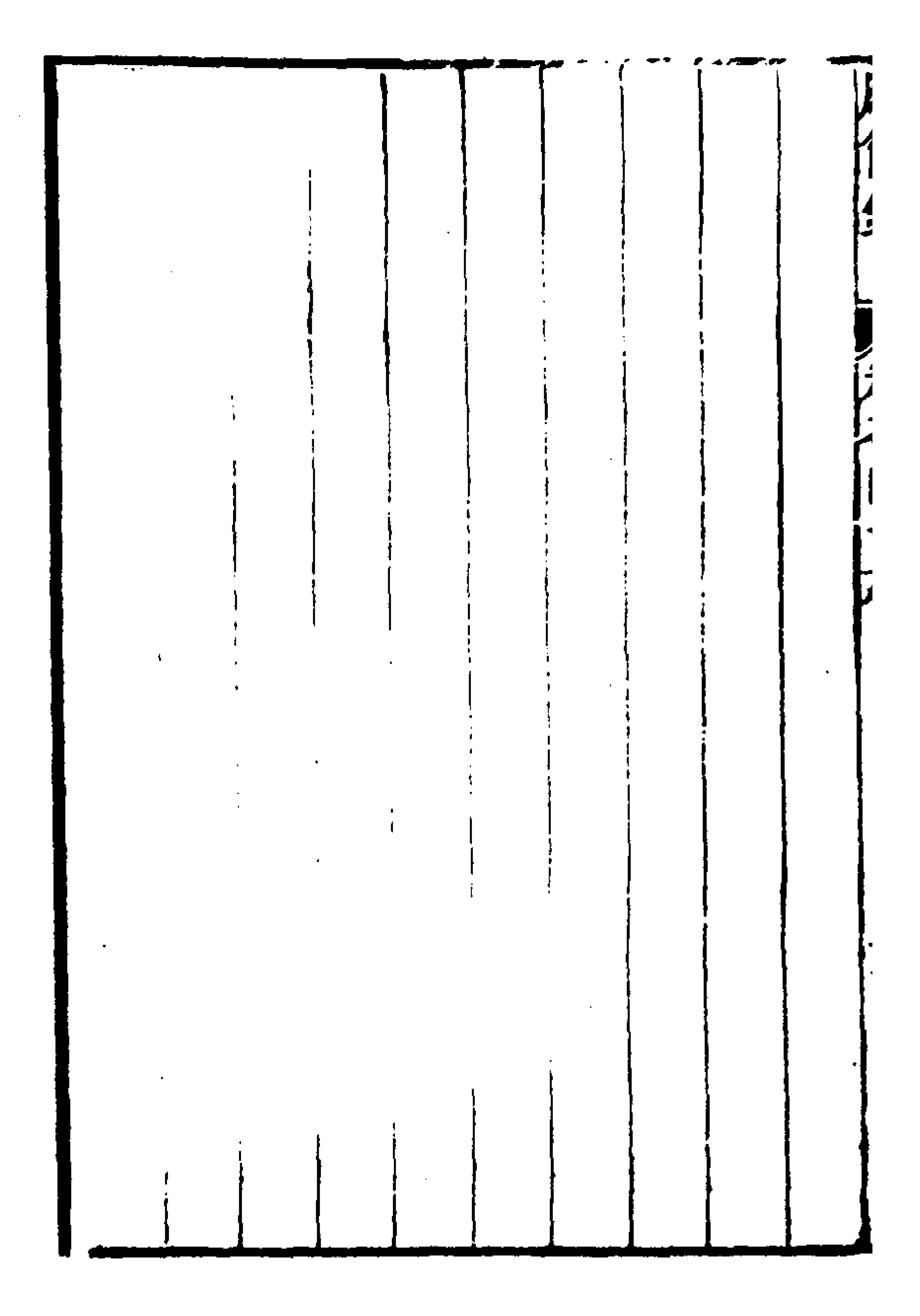
南京刑部右侍郎邊公鏞傳　實錄

邊鏞字克振直隷任丘縣人由舉人選授監察御史成化三年命將征建州鏞以紀錄有功擢南京通政司右參議遷南京大理寺右少卿召爲通政司右通政未至以母憂去服闋仍爲通政專清理武職誥敕尋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兼提督鴈門等關虜寇大同乘勝至關下衆以兵力不敵爲懼鏞設兵待之虜失利而去丁父憂服闋遷左副都御史上時政十五事多見採納改南京刑部右侍郎爲言官所劾致仕弘治十四年二月卒鏞儀狀魁梧有治事

才及孝友稱于鄉黨又承蔭爲戶部郎中有聲及考察退公議稱屈至鏞乃位通顯子憲孫億皆進士[illegible]後子弟亦多顯者人以爲永忠厚之報云

南京刑部右侍郎熊公懷傳　實錄

熊懷字性安江西豐城縣人天順丁丑進士由部屬歷官至布政使弘治初吏部尚書王恕屢薦懷爲巡撫都御史皆不用恕詢其故當軸者應之曰其素不識熊懷爲何如人蓋懷謹于自守未嘗有書通問於當道也久之復擢爲南京光祿寺卿又擢南京刑部右侍郎弘治庚申致仕弘治十八年八月卒懷性嚴重寡言笑平居尤謹禮節辨晰好言論侃侃所至以稱職聞晚年躋少不振然能持大體且奉身而退終始之間蓋亦無訾議云



南京刑部左侍郎張公撫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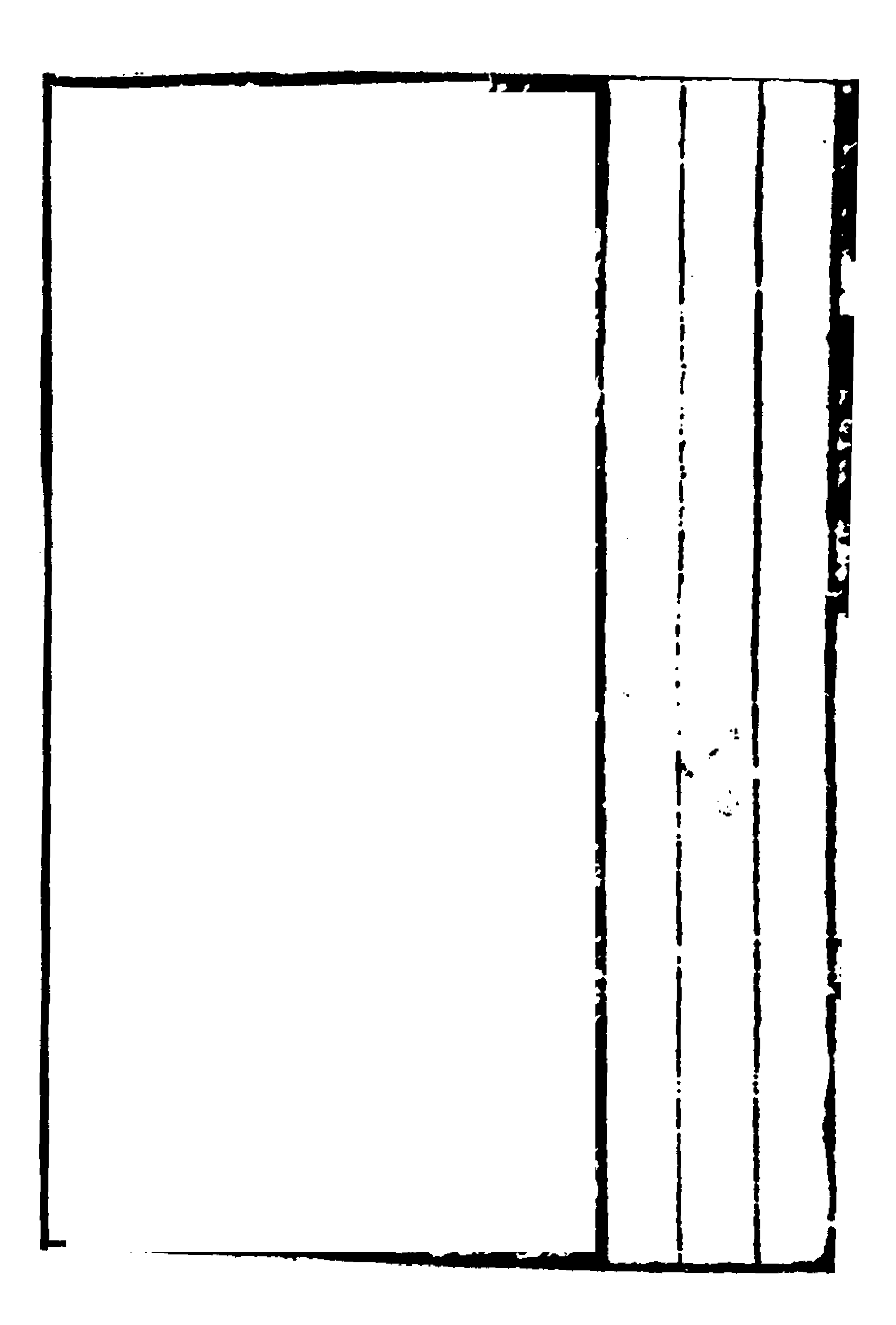
張撫字世安陝西鳳翔府寶雞縣人幼敏慧就書邑里塾中正統初吏部侍郎魏驥使蜀道寶雞里塾師率諸生出謁侍郎試諸生文得之大駭乃命爲邑學生曰張童子奇可大用也初治尚書不第景泰庚午春治禮記其年秋乃舉後又改治周易舉成化壬辰進士乙未授刑部湖廣司主事歷山西司員外郎山東司郎中性剛決不畏觸忤在刑部如都督同知王義劉寧廣寧侯劉銓及山西鎮守少監石巖各有罪衆莫敢决决之是時浙江按察司副使張悊罪惡彰

聞矣使者長其中叟敢决又往决之遷四川按察副使弘治戊申蜀大饑出俸金易米三百斛賑之民賴不莩踰四年陞湖廣按察使湖廣盜劇病民下令其中曰獲盜者予俸金于是有獲盜者予俸金盜由是息久之進雲南右布政使轉廣西左俱以績著十四年進南京太僕寺卿賓簡潔攻苦茹淡雖留務多暇手舉經終日誦讀靜中多所自得不入義外一錢無何進左副都御史督儲南京缺儲三年居逾年督宗每請闕奏議　孝宗多俞行之乞致仕不可尋進南京刑部左侍郎明年復乞老命乘傳歸其鄉撫精於

吏事所在以廉稱方應舉時縣令餽諸生諸生受餽

却不受其妹夫餽以馬又却不受其質厚少綠飾巻

出于天性云



南京刑部右侍郎劉公憲傳

實錄

南京刑部右侍郎劉憲字廷式湖廣谷陽人成化戊戌進士歷知縣御史大理左右寺丞正德二年陞巡撫寧夏右僉都御史寧夏衛大沙井驛草場火燬草十四萬三千餘束憲行管糧僉事買時速問未結尋陞南京刑部右侍郎時劉瑾用事遣給事中閱實邊儲以該驛隱匿燒燬捏稱浥爛報速憲下錦衣衛獄責償納遂死獄中然情罪不相覩鬪者冤之時正德三年六月憲爲御史時總閱各道章疏頗有名及爲寺丞嘗奉命經略邊務募兵數千人虛縻無用恭其

才美畢若可數而忠實則不足也

南京刑部右侍郎郭公紳傳　　實錄

郭紳字廷章江西宜春人成化乙未進士授浙江寧海縣知縣以治行薦召入爲監察御史三年出爲襄陽府知府歷甘肅行太僕寺卿貴州參政福建布政使正德庚午召爲南京太僕寺卿尋轉大理寺權刑部右侍郎正德八年七月卒賜祭葬如例紳器宇凝重官無廢職而待人不設城府寬厚簡樸有長者風

觀東山劉　名節　見行　思存

嘉議大夫南京刑部右侍郎周玉巖公廣神道碑　　　　目耕

公諱廣字克之別號玉巖世居崑山司馬涇今隸太倉州公之始祖曰福三至諱子詳者生海配鍾氏生文字以章配陸氏寔生公海文皆以公貴贈刑部右侍郎鍾陸皆贈淑人公生而英邁過異群兒長舉進士觀政兵曹觀大司馬東山劉公直道而行即砥礪名節不詭流俗既授知莆田道出岡者例謁鎮守府率行重賄公徒手無贄言動端凝廉正自東不發人私書兼以焱子賍爲師日禮耆儒用資啟沃周爰詢

謂下及庭民閭中利病罔不聞悉諸所興革咸饜人心方及期月毋卒于官貧無棺殮齊內斂鋼始克舁歸以葬厥聞改知吉水政益詳敏府饒州旋賊自大帽山突出路由雩都抵新淦燒永豐縣勢甚猖獗吉水丞薄欲奔竄士民洶洶亦無固志公面加叱責要盟耕祠衆志始定戮力禦賊賊乃潛師踰境邑賴以完厥後錄上功督府漏公不及公亦漠然正德壬申以天下守令治行第一擢浙江道監察御史是時佞倖錢寧居中用事巨寇劉七輩暴戾恣睢橫行江淮河濟殺人或盈城野公抗疏四事一斥喇嘛番僧

宜投四裔以禦魑魅二逺伶人賤工至引唐莊宗事以警三重國本以廣儲嗣不得育螟蛉義子如宦竪蒼頭錢寧者其投刺皆書曰皇庶子僭擬　東宮之罪擢髪難數四嚴軍令言諸禦寇者皆無恙而川原白骨積如丘山疏入寧大怒幸　上不深罪止謫懐逺驛丞寧陰使刺客欲遮刺公公微服出城變易姓名被道流衣誦觀音經枵腹三日乃得脱歸既抵懐逺莽無舘舍寓居佛宮門與同志泛崖門登西樵跨羅浮夷猶白雲之巔然驛通番夷朝貢每外使至咸慕公名或以奇貨爲獻公峻爲拒絶使益敬憚甲戌

移知建昌縣是時宸濠將叛謀復護衛遣使絡繹道路肆行征求每經建昌公輒裁禁民賴以蘇丙子八月吏部擬擢憲職寧内構陷批根往事復謫公行寨驛丞行寨在深山叢棘中亦無驛舍居民數家廨所寄止乃誅茅為屋依山面沅日與其徒講學論道暇則登陟崇岡俯臨幽壑超然遠覽無所顧慮辛巳之夏　武宗既崩　今上即位首舉遐遺　詔復公御史尋陞公江西按察僉事公至斥貪吏疏滯囚去淫祠放尼姑數百歸之宗令市其養業士明年轉九江兵備副使尋改提學其綜理學政躬自為範誨人務

明義利及其校藝必叅德行時　天子勵精圖治凡
藩臬守令治行卓異特降璽書褒嘉遍天下止十三
人公與焉嘉靖乙酉陞福建按察使閩故多盜公至
分部所屬伐其渠魁民庶用妥乃又申教憲章釐革
蠹弊凡會讞獄齋戒禱神開釋冤抑叅伍之下咸得
其情刑是不濫公之始至鎮守遺金公漫不省置諸
庫府比鎮守窘甚復返其金因以網條解諭鎮守憚
服其後有中官督織造者倚勢作威横索民財有司
莫能抗公移檄禁遏及入省城縄其奴從不得侵牟
於民民遂形諸歌謡按閩三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

江西振肅風紀百僚嚴憚其商論政務虗心延訪雖
屬吏亦多聽納其有才賢亟爲薦揚于時富室豪右
多買民田遺其原稅民用大困乃下令稽覈且欲奏
聞豪右不便交口騰謗當道者遂援裁革例罷其巡
撫公因乞休　上雅知公賢且命吏部擢用已丑冬
遂陞南京刑部右侍郎越二年辛卯八月某日以疾
卒於官舍距生成化甲午年五十有八公之寢疾時
當大比三子皆應試留都獲侍湯藥未屬纊前四日
公令趣治役事且曰吾平生閒關百挫屢瀕于死而
不死今死於此命也爾等愼勿俯仰當路以乞葬祭

神閒氣爽怡然而卒初公少即警敏年甫十四父贈
君卒卒後五年公籍邑庠家貧無所于業僦屋城中
陋巷家徒四壁立所配張淑人躬勤紡績以給饔飧
每隆冬大雪身衣大布袍無著陸大淑人方就養伯
兄一之公每往省草屨徒步數十百里竟日或不得
一食公乃益激昂淬勵貫穿經傳旁通諸子百家言
御史督學大加賞異命士子從公游且命有司周其
匱乏自是衣食稍殖即迎養大淑人弘治辛酉舉於
鄉明年會試禮部弗第歸營以章公葬事益在癈十
五年而始克襄事焉已而游大學楓山章先生方以

德行道藝爲祭酒一見公即大奇之首告以務實之
學然則公爲御史之風裁藩臬之政績楚撫之正直
其得於淵源者深遠矣

南京刑部右侍郎顧公遂墓誌銘　李本

嘉靖癸丑正月二十四日秋山顧公卒於家其子太學生衮治喪畢收淚來京師上疏乞　恩得賜祭葬公諱遂字德仲别號秋山系出晉顧榮元初九世祖華甫以儒聘爲安慶守謫餘姚鹺司使遂家焉父蘭弘治甲子以三禮魁浙江鄉試歷任大名府通判廬州府同知公生而穎異能言廬州公口授書輒成誦動止如老成人都憲史公琳見即大奇之日記千餘言廬州公常得人秘書一帙語公曰二三日可錄公曰二三日當熟記之驗之果然年十五尚書姚公鏌

時督學廣西粵廬州公調桂林士携公像往一時門
業若今吏部尚書屠公楷工部侍郎蔣公淦輩皆以
意氣相知厚歸備邑弟子員每試輒首列正德丙子
亦以三禮魁浙江明年登進士授刑部貴州司主事
筮仕累决疑獄法如素練府
斷疏諫廷杖幾斃　今上皇帝登極嘉公忠壁俸一
級歷本司員外郎山西司郎中聲譽益隆乙酉出知
惠州一日有老嫗携幼子寃號郡治前呼鞫之乃云
被土豪毒不能活郎下令捕之豪竄未得公偶族語
家人日吾病亟他無足念憾未得與弱子伸寃耳及

食覺補豪實之法潮人有官給事罷歸者勢雄一方沉毒庶姓鄉人羣赴院司訴固請屬公公按之悉如法後誣中公終不能累名更赫赫然顯矣值歲大歉公出金糴粟遣官分道煑粥一一有法復遺檄諸郡約無遏糴民賴全活議重鹽稅當事者欲輕之乃力爭十減七八巡撫周公用大稱喜特疏薦之己丑夏復亢旱公竭誠禱之雨輒應民為建喜雨亭以志德治傍民居火作烈甚公側匍拜之火尋滅治惠五年法嚴政平民戴若父母遷廣西副使兵備賓州等路賓地錯猺犵剽掠出沒民甚苦之公至親歷險峻致

厓各委曲賊遣兵役方略縱火焚其棲薄又參集檄
堡構扼要害賓兵以寧壬辰丁廬州公憂服闋起敗
福建副使分巡建寧值交代不常案牘山積公旬日
間裁決殆盡巡按李君元陽稱公有經濟才又檄兼
海防事時議造戰艦禦賊公謂濱海居民處舟若家
習踩于商業閩爲盜討凡傷海舟者官籍其姓名以
役積聚即以巡捕事付之省費數萬李君疏薦之遷
廣西右參政分守思恩方土目爲亂勢甚猖獗公親
督行間斬獲首首又與諸同事者議曰使賊畏我而
進不若悅我而服也乃單騎之界上招其餘黨諭以

刹智昭示恩信皆羅拜讙呼願聽約束撫按論功以

聞　上賜金帛勞之遷貴州按察使值兵部尚書毛公伯温奉命進兵安南薦留公同事久之安南平公始之任時藩司方缺人即兼理藩司事剖斷出納常有餘裕歷遷湖廣左布政使會修顯陵宮殿凡百事宜俱屬之公公綜理有法刻期告成　上嘉之三賜金幣遷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以太淑人周在堂陛辭歸省遼陽失事連咎及公左遷山東參政復遷廣東右布政使尋陞右副都御史提督江右閩廣等處軍務寬嚴有體兵民胥服寇竊不興稍暇集諸弟子

考課問秉章示軌度人文一時彬彬焉蒙肅建單恩
進階通議大夫錫有　誥命贈祖父如其官祖母恩
母周贈封太淑人已遷南京刑部右侍郎至留都掖
掌院部事務以伸冤戢暴為事有監生朱琛誣坐殺
人罪久不獲白公究得情實奮筆釋之百戶劉羽兇
暴狡黠戕毒善類又多交賂權右為城社仇莫敢訴
公按得其狀擒之即日置獄人至今快誦之丁未冬
聞周太淑人訃奔還哀毀成疾遂不起年六十有六
公賦質厚平生未嘗輕毀譽人敦倫尚義篤從約
卹卑官人服公之貞撫仲弟孤如己子姪廉幼失恃

歲拔之官教育有成魁乙未會試人服公之厚居家簡重杜跡公門誡子姓戚獲不得與人競卒外侮至亦不深較人服公之度方今南北多事當宁方注意耆碩時底期公復用樹勛垂名遠爾溘然悲夫

通議大夫南京刑部右侍郎槃谷王公大用行狀

王鳳靈

公姓王氏諱大用字時行別號槃谷學者稱爲槃谷先生其先揚之眞州人高祖添興國初以尺籍隸興化衛始爲興化人曾祖保祖崇善父源俟以公貴祖父俱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祖母顧氏贈淑人母陳氏感異夢生公遂命以今名甫孩父沒家大落賴母陳氏認認爲存孤計公幼通慧知苦攻學弱冠補郡弟子員試輒前列羣儕推服聘爲子師言動不踰已凝然公輔之望弘治甲子領鄉薦乙丑上

春官弟第賜遊雲代聞於古昔豪傑儀概有遺石焉
正德戊辰進士己巳授工部都水主事督造漕舩兼
督臨清閘座搜剔夙弊廉咸肅然庚午劇賊劉六等
攻劫郡縣所過無遺時濟寧已破直趨清源兵憲議
閉城然公分署在外乃獨留城外人倚公爲命乃拔
兵壯[illegible]若而人躬督率之據險迎敵兵備道復出兵
應援賊乃解去遂市撫完壬申考最改刑部浙江司
主事尋轉本部貴州司署員外郎治獄明允上下咸
宜癸酉以病疏歸僦居市廛蕭然故寒士乙亥病痊
起部補原職丙子擢廣東按察司僉事兵備清遠其

地釆亘巖阻積爲盜區兵之瓢弗利叅且百年公茂
樹德威簡士卒嚴賞罰號令煥然一新樂昌高快馬
僞稱天王流刦湖南郴永等州　上命合兵討之公
帥兵直擣巢穴獲功一千四百有奇陞俸一級湖宜
章民與樂昌黄圃民相雠格湖帥以爲劇盜議盡殲
之公力持不可黄圃民自檎十六人來獻餘悉不問
民感更生立生祠祀焉猾遠氓孫盜横　上復命討
之即師渡浬江破其坑擣菜塘勒西坑歷瀨利塞殺
賊首望永寛等一千有奇又移池水攻黄藤峽黄葉
洞後山十八山諸處戮賊首唐鎮山僞都督楊旺等

二千有奇復陞俸一級新會白水諸洞依山負險與新興陽州等洞相煽出沒以屠掠長子孫矣公甫按邑洽審投方略令里胥父老各補所知甫三月獲賊二千四百有奇己卯聞江西宸濠變奮義勤兵冒暑兼程至則濠已就擒陽明王公欲上勤王功力辭而歸同列沮縮者遂懟忿至不可解其人卒柄大政公數投置有力焉順德增城香山各沿海諸村晝農夜寇蹤跡奇詭公令自别所業長正互覺舉凡游手暴民者皆爲眞盜後遍歷其境發隱搜匿獲眞盜又三千二百有奇而清遠屬界夜門不閉江舸安行民爭

立生祠于增城公聞令撤之去後復新者再矣備兵五載征勦無虛日先謀出奇俘略驍健率收用爲所向更無堅敵督府蕭公翀疏公臨陣制敵勢如破竹見事明徹目無全牛處官如家以民爲已不用一旅斗糧勦功七千以上且逆濤應變略無回顧之心不獨賢能出衆忠義尤有過人人以爲實錄云辛巳陞本司副使照舊兵備以公威望素孚故專有是命壬午 今上登極賞銀伍兩癸未征白水黎蠻甲申征嶺西高京洞夷獠先後以功 上賞銀十兩尋陞江西布政司左叅政分守湖東道兵燹之餘一切鎮以

簡辭積訟剖決立盡不以法繩人乙酉擢表北行叢
卿部擢而南不持一杞人或銜之是歲考察言官有
所授指論公治盜太酷吏部擬調貴州右參政以塞
言者時軍旅繁興大木使命旁午公擘畫供億不煩
而給日進諸生與講明理學丁亥擢廣東右布政使
廣人喜公重來公之崇良抑橫警怠廉貪亦若輕車
馳故道也戊子吏部特推漕運都御史命下中止以
道遠難於交代故也己丑循資轉廣西左布政使尋
陞應天府府尹繼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順天
道改巡撫大同贊理軍務大同食耗虜橫悍卒數成

至將人方以爲憂公毅然獨往以昔未第時曾遊其地習知其風故謝表有云臣才雖非擇義不避難地卽舊遊浪跡竊方於司馬大之申命棄繻敢後於終軍至則尚教化禁淫酗飾浮費汰冗食入墾耕以資餉果嚴開中以通商鹽多設堡以備哨望勦平強寇劉善果賞銀十兩紵絲一表裏疏陳備邊四事一議罷被狀一議變糴買一議革守備一議減哨備奏下兵部以爲足食安邊至計覆題俱報可時大禮告成詔贈祖父前官公感恩益奮無何爲給事中秦鰲所論乃自陳不職乞休曲荷溫旨王大用盡心軍務以

肅紀綱以昭法度朕已具悉着照舊供職不允吏
部亦以公素有才望敢於任事覆題奉旨王大用既
有可爲之才着照舊巡撫邊方務要仰體朝廷至意
用心修理邊政勿因人言自生疑沮公再疏乞休乃
以原職復整飭薊州邊備兼巡撫順天等處去之日
耆老攀轅泣送公至順天值歲大饑百方調度奏給
銀米數萬循行賑濟軍民賴全活者甚衆賞紵絲一
表裏修理邊墻計該銀四萬八千餘兩公念時方歉
食乃以法行賑只用銀一萬五千兩軍以無餒而邊
城頓完兵部會議防勦事宜公復疏三事一曰重賞

罰二曰酌律例三曰覈功次　上皆嘉納之先是御史張祿巡按大同與公論議多不合壬辰公陞右都御史入掌院事張御史疑爲弗利乃摭拾虛事力沮之奉旨王大用既經廷臣會推風力已陞用了這御史如何這等來說且不究公疏懇辭乃得允會朶顏三衛同達子千餘假稱進貢公督同叅將周璿蕭升到關撫諭事從中變即令二叅將拒敵公乃單騎入城調兵策應達即宵遁時公欲以金幣與達易馬又嘗諭其頭目幹維者令獻黑谷關外地至太平塞長亘五百餘里可徑爲邊墻以省關營太半二議已定

僕未及請行聚御史以此爲啟釁結怨復奏奉明旨
王大用設心爲國情有可原免究着致仕公歸無所
於家乃僑寓眞州士大夫過者必就其寓訪之言官
意平論定亦無不慰薦己亥南京大宗伯霍公韜臺
諫錢君薇周君汝貞等連疏有旨起用久之歸莆田
人徒步一青童荷蓋以從過勝處徜徉登眺有終焉
之志甲辰值大旱晨炊或不能繼意豁如也是冬始
奉命巡撫四川道見民饑一日食惟蔬從者至不能堪
比至則黜墨吏革官舫奏祀廉范崔與之二公禁滑
胥抑橫債釐茶法定賦役出納所興革務存節愛獲白

免不以表聞遇地震災傷則屢爲題奏丙午陞南京
刑部右侍郎候代間白草番卒衆攻破平番堡公即
具題征勦委遊擊曹克新督兵救應斬首七十餘級
兵科給事中扈永通乃以失事論劾兵部題覆回籍
聽勘代巡撫張公時徹報捷隨上疏公志惟存乎節
愛慮實周於邊防變起倉卒亟兵過絕今茲底定難
掩前功奉旨白草番蠻稱亂肆逆積有歲年集鎮等
官乃能協力勦平功可嘉尚張時徹陞兵部右侍郎
仍賞銀四十兩紵絲三表裏王大用銀三十兩二表
裏都待勘明錄用公歸復居眞日以闡史述作爲娛

所著有書經音義四書質疑一編易經實義錄及聖學
一貫說皆足以發明聖蘊四方來學甚衆如侍郎陸
公杰少卿胡公侍按察使黃公行可皆經指授而成
者晚更好道思欲遁世高舉不能與流俗諧也歲癸
丑八月二日卒于眞州之寓生成化己亥享年七
十有五夫以瓌奇卓犖之才剛大直方之氣曠爽特
達之度冰檗堅貞之守天殆爲社稷生斯人也入官
四紀半在兵間撫丞二十五年僅得終考二仕三巳
其任皆懸衡利軍國事不顧利害不拘繩墨而爲之
如物修葺中乾樓傳諭小王鈞帖聽伐東關之木與

夫市馬拓之議皆經國遠猷籌邊長策言者反以此為罪其爲社稷計何其左也然毀之未幾而薦者隨至嗣不暇厥問非耶

南京刑部侍郎沈應龍傳

沈公諱應龍字翔卿烏程人也自幼穎敏嘉靖甲午以春秋舉於鄉乙未登進士授刑部主事時稱不冤繼遷郎中奉命湖廣慮囚夜閱獄案日親引訊委曲求詢冤疑並得減釋繼爲四川副使當白草番之亂陷兵失地朝旨切責撫總重臣撫勦之議未定公極言撫之無益徒損國威不若專意征勦期一大創可保數十年無事卒成擒馘斬級之功其臨大事胸中具有經緯故撫按交章薦其材可大用及叅廣東藩政有事安南不止督餉之勞而留心邊圉期圖緩靖

叅謀指畫卒誅范子儀等安靖莫正中定莫宏瀷之位迄今有遺烈焉繼而崖萬黎叛方事征勦預議處置久安事宜公言崖萬與瓊相去數百里止一兵備不足以辦昔年黎叛增設叅將事定復裁合添設叅將於崖州叅議於萬州專任責成協力共濟地方賴以寧靖公遇事獨持大體必當其實而後言故士論翕然推重壬子推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以公久任東藩屢有成效即屬以封疆重寄時值濟兖萊青比年大歉公講修荒政全活八十餘萬人東土之民設祠以祀又運河淤塞議開新河公言新河首

畢二百四十里高下既懸雖嘗置閘無水可蓄今若大加開濬豈惟財力不給卒亦無益于運不若次第修築因其勢而利導之隨所轄多少而程其功責力省而功倍卒如其議以行而運道復故河南師尚詔攻陷州縣公恐其流而東也即嚴兵於黃河一帶以待而運謀設計屢以撓之寇即退避邳泰單縣流賊嘯聚爲害公命將出師一鼓成擒齊魯得以無虞倭寇告急朝廷加意海防登州故有備倭兵船後既逃亡船亦遞減公言防海必資于船禦寇必資于兵亦復國初舊制及查成化年間事例以爲據倭靖海之

策又以登州沙門黑山諸島遼軍逃匿其間不惟失伍可罪而且有意外之變凡所上章疏　上嘉納之皆如議行而登海州郡得以休息公之力也甲寅轉南京刑部右侍郎會言官論劾公歸待勘即杜門養重一日中風而卒年幾五十有六公天性孝友居官盡職身佩印初一行取裁咄嗟而辦卒無失事四川廣東兩事舉場號稱得人程文多屬公手在山東著湖南書院修胡可泉前政每退食惟觀書官裝出入皆書史也所著有恤刑錄平番議安南議撫黎議山東奏議及詩文集藏于家

南京刑部右侍郎吳公悌傳

澹園集

公爲少司寇時與吳公嶽胡公松毛公愷稱南都四君子聲籍甚四公皆以耆舊談名理而公之學爲深前是公爲廷尉京兆馬生妻心疾與其姑語相觸磔輒自刭死所司驗實以聞少司寇徐以他嫌深文坐之都人士大譁公按屍單所畫傷指示衆曰郎如生殺婦能令婦自仰領以頸受刃耶且爲婦無故而令其夫手刃之非所宜有於是生之冤得稍稍解竟以無坐都人士藉口頌公謂張釋之于定國不過也公下世二十餘年仲子中翰君仁度與余同舉進士以

公軼事屬爲傳余謝往公甚切其屬能辭傳曰吳公諱悌字恩誠號疎山江西金谿人金谿故名儒象山先生所生處公少慨然慕其爲人師事鄉先生黃卓峰黃故師事姚江其源流深遠矣而又時涉彭蠡登匡廬往來白鹿書院與四方名士相劘切故充然日有聞辛卯舉鄉試壬辰第進士初令樂安爲政責大指不苛細民譽日起調繁宣城至責以樂安之治治之歲大侵請賑上官不待報而發廩已出帑金若干緡令彊幹者糴之封以外而糶之封內民不苦粟貴官不虧一緡不費而民粒以濟中丞謝衙公介特當

公滿考庻且　內召也以邑積逋更六七令不能完者皆屬公以困之邑人懼爲累爭捐貲代償不數日逋完而公以召行其得民心如此丁酉授廣西道御史數上書言事會　上閱南畿試錄怒典試者逮之獄議盡罷諸生制對公共疏申救　詔併逮公求幾

上怒解還公御史諸生得上公車後有起家九列者已亥視兩淮鹺政海潮暴溢廬舍漂沒亟疏請遇恤通泰二州死者以澤量存者嗷嗷亡所得食公覩漕艘至喜曰是天所以哀吾民而不絕之粒也或言須奏請乃可公曰彼其旦莫不及夕而能少須邪即

上有所督過甚不難以一官易萬人命也卽取濬粟散饑民旋出官羡買償所全活無筭一日念母朱淑人引疾歸癸卯復補河南道尋出按部議處宗藩祿米改歸德州爲郡治築臺辟睢州水患中州至今稱焉公爲御史久資望隆重大用有日矣會鄉人嚴柄鴟張力自求退嚴居餘二十年柄臣敗當事者引用耆碩收人望乙丑乃補公山西道御史不赴丙寅起有司勸駕公強起赴臺財七日晉太常寺少卿亡何晉南太僕寺卿亡何晉大理寺卿一歲中所翔貴公至此益異數也明年爲隆慶丁卯晉南刑部右侍

即無滯獄無毗法一時靡不稱平者公氣和神靜居常不言病一日造請賓客歸輒正襟危坐而卒亦異已公生平宦績具奏議中如議振風紀議綱賑議禁私交識者類能言之至論表章古文孝經正分析之謬請聘處士王艮復薦辟之選論新伏羲陵倣孔林之制所相　上表德章義卒世厲俗者爲尤卓云大都公爲人無所雕飾而動與古合始爲宣城舊令都津要郡守謀建祠悅之公視舊政無狀執不從按行河南伊藩憚公威名奉尺牘備道友公報曰殿下天子宗親非某所敢友某　天子寵臣非　殿下所

得友不從巨璫勢張甚樹坊故里願借公銜名公又不從而遇德人則欲然以身下之類朱文季厭俗畢詔華競一切交際取成禮而止飯客蔬魚疏食有貧士所不堪者而公饒爲之類羊興祖兩爲嚴邑其伐石而碑與卜宮而祠者相望也類朱仲卿登第四十年先後立朝僅七載進難而退易類錢澹成至其孳孳好學所偕師友相上下一軌於正而恬澹寡營直與古抱道術之深者等斯有典有則邪之著察者非邪中翰君深湛而好義綽有父風故念間而具述之語云是父是子不虛耳

南京刑部右侍郎曾鈞

南京刑部右侍郎曾鈞隆慶四年二月卒賜祭葬如例贈刑部尚書謚恭肅鈞江西進賢人爲人端嚴應正嘗劾武定侯勛大學士嵩有直聲入官垂四十年始終一節士論許之

郎中

南京刑部郎中進應天府丞中憲大夫張君黼

墓誌銘　　王鏊

昔宋之南遷也南軒張先生敬夫有子留松之上海上海之張其稱蕃久元世有諱楷者仕爲總督海運提舉提舉生達之仍督海運生二子詢　國初舉賢良知貴溪縣謌仕至陝西僉事生復古通左氏春秋海寧教諭教諭生述亦通春秋攻古文詞是生南京刑部郎中詔寔惟君之考君諱黼少承家學歲甲午占應天鄉試丁未登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進員外

郎又進郎中弘治中上疏乞致仕　上嘉其恬退進
應天府丞致仕居林下值　今上上兩宮徽號進階
三品子鳴鳳以御史考最加中憲大夫年七十卒君
始為刑曹呺呺儒者也一旦舍所業而事城旦書人
且謂將不勝而君若素習然雖老法家無以過之民
有里婦訟其子不孝者君引其子責曰是非汝所由
生耶語其母曰是非汝所生耶胡為乃爾及覆開譬
以人倫之義皆感悔泣去龍江張謙並斷豪猾持吏
短長吏莫何問君寘之法龍江人驩譁相慶歲丙辰
鳴鳳登進士君喜曰人言刑官無後吾嘗懼焉祇輯

每以恕求之曰庶免乎此其徵矣及鳴鳳官南臺旦暮定省樂也君一日出郊鳴鳳自郊歸値之遽下馬立道周他御史疾馳去君乃嘆曰吾老矣安得復與兒子輩爭衡哉自是有去志未幾逆瑾柄國孳烈天下士君獨超然不預人尤高之君性澹泊敦厚不事表襮處兄弟宗族朋友罔不以義下至臧獲亦得其懽心然人有過則面折之人知其非持然者未第時嘗夢人語之曰汝名先狀元覺而思曰吾其殆乎第豈有登狀元先者及會試榜出名在十五而鉛山費宏十六是年宏廷試第一始大神之其幼也嘗夢神

示府丞字莫測及致仕而有府丞之命人生得喪其果有前定者耶

南京刑部郎中張木山欽墓志銘

王慎中

予昔以試事使廣行過清遠程鄉之疆問爲邑可記爲誰莫不曰正德間張知縣賢莫能爲其後予咨其名記焉及以叅議至江西謁入張公也貌莊而不矜笑語豁宕矩法肅如問所以治縣使後莫能爲如何公答以心誠在民隨事盡力耳其所爲發擿伏隱撫兇誅憝方略人驚爲神遜不言也傾長者不敢質比訪其居瑑堵蕭然雖以貴休苦約如寒士遇鄉人恭而情素披見勉善諭非如巳得失南昌人言鄉先生

之賢又曰張公也子旣闋居一日公之子祠部君自京師寓書山中曰先公將葬非先生銘不敢葬千發書涕出公其已矣問訃不及凶不能寓弔按其弟大理公鏊之狀敘而志之公名欽字敬之高祖希孟曾祖簡明祖英賢世以愿朴濟至封主事公益喜儒業生公與弟鎰鐵及大理公鏊張氏有姓於南昌徙自臨川百五十年無顯者及公以貴封其父記爲主事教其弟與子皆貴大理公德學爲當代名卿能狀公之行事以傳子緯以問學清修爲祠官有公輔之望又資二仲弟使各以其勞力取官南昌言氏族張氏

在甲乙其前亢後貽由公力也公始爲興子學以講
究歸趣爲主文能達其所言而該洽羣書尤號贍博
張東白先生一見其文異之曰英賢有後東白於公
之祖友也督學邵二泉公試寘高等辛酉舉於鄉爲
親謀祿以壬戌乙榜銓授岳州訓導正席講難士啟
所未聞異舍及外庠士皆相戒來就張師講舍不能
容作爲講義使傳寫轉相授其教不專爲課尤約以
禮法躬自爲率及公門者多以知名擢知清遠縣清
遠最號難治公至即罷絕陋例示不可撓剔求縣蠹
弊盡得其根節穴竇發伏擿窒豪胥黠吏咋舌不敢

劬厨傳不傷賓至使無饑而已賓亦知公在邑菲惡自苦不敢他望或有起徼者而三司公人往來多倚總督大臣中官勳貴之重狐託邀索過他邑張甚入齊遠界加肅公以例給之公人亦自喜曰謹如例省費視舊十八民有貲子輸均平錢公出俸賙畀之麗其輸邑故置廠椎鹽奸商往往匿詭規利公受撽覗椎與爲期法豪髮不得漏羣訴臺史幾以撼公公不爲變商卒不得售奸軍餉倍增與學教士獎誨有方每值倥傯其爲諸士談經校藝飄畫所長覩者第見其暇豫是時盜起程鄉僭擬名號衆且數萬江西福

建屬邑皆被燬掠大兵徂征俘獲日至而盜不衰都
御史林公庭選議非得良令收之相宜誅撫兵勤未
巳乃奏易公程鄉濟遠人爭于督府奏下爭莫能得
緫歎自失公請督府罷兵從吏士數輩抵賊壘賊固
聞公名不敢迫公開諭禍福設兩端如是則生全保
有父母妻子不則戮死衆心動有泣者居數日賊魁
鍾萬璉傳將玉璽公盛陳兵衛出所掠珍玩佹千金
爲壽公取珍玩碎之而麾其金曰若等方當爲農生
業飢懷寶以賈罪耶金可以買牛貿田器爲衣食資
若等宜自懷之賊相顧驚喜如獲賜公笑指諸兵衛

目其魁曰陳毘何爲寇與其黨伏拜曰願如公教棄
刃狼籍呼聲宣豁谷爲留一月夷壁寨障籍其丁壯
老幼婦女四千人散遣之條畫使耕田築室谷有宰
字邑目其民曰新民林公得報大喜謂諸司曰典師
十萬不如易張令一符久之或有竊發發則以討縛
之便得民戶不夜閉損刑薄斂諸所綏附如清遠而
誘督士者以問學尤加意雖新民子弟多彬彬向風
矣以政最拜南京刑部主事歷員外郎中名法綜練
明而能斷同官多從公咨議一時以爲法師有大刑
獄尚書非問張郎中莫能決而公遇事好揮剛侃不

阿權貴無所得請積有忌者遂致其官歸空囊至家
或爲公不堪公慨然無慍容然公教一郡令二邑去
皆見思尸祝不廢卽使都大位饕重祿尊顯膴厚而
無稱於時所得孰爲多少公性至孝自始學以至官
歸事封主事公及妣安人某氏隨力豐歉養必竭情
立家以清儉詳厚爲法而婚喪葬祭必考於禮子弟
遵之家法名於郡中年六十有七而歿

刑部郎中李君儒墓志銘　　唐順之

公姓李氏諱儒字宗文其先自嘉興徙居華亭之陸磊塘又徙泗涇於是世爲華亭人大父諱常父諱東以公故贈南京禮部主事李氏自贈主事公而上一世以讀書好禮望于鄉然皆隱而弗耀至公始顯公亦久而後發自爲邑庠生凡若干年而入太學又若干年爲正德庚午始舉於鄉明年辛未中會試又病不能廷對至甲戌始第進士公年四十餘矣人以謂公蓄久而發之遲且靳于遇售而公見時事不可其意遂謝病以去自是家居者又十年葢未嘗一日歷乎

其官而亦已澹然無復有冀於世也因自號宜散以見其志會嘉靖初　今天子詔起恬退之士若干人而公名在數中於是始就選爲建寧推官屬郡缺守公攝守事凡一切利害當罷行者無不悉力爲之未嘗以攝守故自苟而郡中望公亦如真守是以公雖佐郡而居守之日爲多雖職專平刑而澤之及人不獨鞫訊讞論間而已爲推官若干年擢南京禮部祠祭司主事南部爲散吏而祠祭爲清曹經歲不知案牘公爲之靖約尤宜於其官又三年陞南京刑部郎中公年五十有七人謂公尚可以待而公已決于去

矣於是請老而歸者又八年而終是為嘉靖丁酉四
月二十七日也嗚呼士之勇于進怯於退而忘其自
潔也久矣公之行在古人不為奇然求之今世得數
人焉如公者何其少也然就公而論則有兩說去於
郎中之時者猶為易而去于進士之時者則為難蓋
宦成而不能去者有之未有始進而必去者也去於
正德之時者猶為易而去於嘉靖之時者則為難蓋
遇濁世而不能去者有矣未有治朝而必去者也豈
非生所謂以簪笏為柴柵者公固其人歟然公得以
極幽居之樂而自肆于園池竹石之間優游而至於

老此其所得較之老死汩沒于奔走者何如也則公之高於人遠矣公儉朴而寡欲糲飰敝衣終身常然雖在官中亦然自建寧歸不載行李惟破篋貯書數卷而已公資於身者薄故繫於物者輕繫於物者輕故能處紛華而不留甘寂寞而不厭如是而世能擾之者少矣而况於一官之去就歟嘉靖庚寅予以年家子弟識公於潞河竊窺公貌古而氣清蕭然如在江海之上則未嘗不慕其爲人退而詢其履歷尤可慕也後幾年而公卒諸子子忠等葬公而以長史吳君所爲狀請銘于予予是知公爲尤詳公孝弟修于

其家廉謙信乎其鄉多出于人之所難然公既以治
退有聞他可不具書也

刑部郎中唐嘿菴佩墓志銘　唐順之

嘉靖乙巳三月二十九日刑部郎中嘿菴唐君卒於南京之官舍貧不能具棺殮尚書及諸僚賻之錢若干乃棺以還其家而知縣茅君又賻之錢為葬其茅君又將因邑諸生之請為之請於上司而祀君於鄉賢祠而以書來請銘君嘗為永豐知縣武定州知州吏民為之生祠以祀君謹按君在鎮江為郡先生在永豐武定為循吏於銘法宜君諱佩字廷直號嘿菴家於丹徒之開沙祖諱川父贈南京刑部郎中諱漢母贈宜人嚴氏年十六入郡學為諸生正德癸酉舉

於鄉久之以選爲永豐知縣遷武定州知州巳而擢南京刑部員外郎尋郎中君自束髮至蓋棺未嘗一日不兢兢砥厲名檢然於廉恥大閑則若生而成之年二十獨居所讀書處夜有奔者君峻拒之明旦遂移其處然不以其故語人爲舉人入國學時出游得巨商所遺金不啓囊而還之君自少時其於貨利聲色中能嶄然不爲所汙染若此平生尤以忠孝氣節自許爲諸生時父以被囚繫上書請代弗得乃耕草地寢處不惟冬不被如是者竟一年父竟免獄乃止居常清苦自刻及爲州縣未嘗一日携妻子數千里外

獨與一二垢衣村僕相朝夕而飯疏羹豆榻茅以居有寒士所絕不堪者君曰我素然其治永豐武定永豐爲江西刁訟邑而武定爲山東悍州君旣素愷弟長者務掩人瑕疵其爲吏尤欲以古教化先之不忍以敲朴苛細爲能故所設科條其始若甚迂闊久之眞誠溢出吏民至不忍欺紿遂以術治稱江西俗尚鬼而永豐有嶽神祠居人奔走雜男女香火無虛日永豐又素善爲傻閭里效淫傳習謂永豐賸使民淫於欲而嗜於財君曰此大蠹也立痛革之君爲縣其有理之言雖賤吏必改容謝之立爲之行其無理雖

權勢人百方爲請毫釐無所假借寛貸以是君居縣數年告訐請託之俗爲之一變其在武定則尤以鎮靜撫綏衆人嘉靖戊戌章聖梓宫往承天道山東上官檄君德州供張至則諸内奄牌校横索百端挾威凌侮聲勢洶甚奴叱諸尊官鞭撻州縣假言供張不辦捕死矣欲以恐嚇錢物諸同事者皆懼逃去君獨挺身當之先是君命從者舁一空棺寘置旁舍中及諸人索錢急君佯謂曰吾與若詣錢所受錢乃引之旁舍中指棺示之曰吾已辦死矣錢終不可得也諸人乃稍稍引去事遂以辦始君受命上官哀民無財

甚鉅欲盡以給君猶恐不塞君曰以半往足矣至是所需又不及其半而以其餘還之公帑諸逋者皆被劾逮去而君乃受摧君本長者居常怡愉簡默溫溫不見臧否其爲吏尤悃愊至其臨利害乃出鋒鍔片言折伏豪猾斂銳集事絕出於精悍吏所不及如此君所居官卒空橐以歸及朝覲考滿入京師又卒空橐以行以是著飭聲亦以是淹滯於世爲州縣皆五六年而後遷然而上官亦往往有知君者至爲考曰廉介若趙清獻人以爲不誣在郡縣久人情吏事益練居刑曹尤以執法得情著聞君卒時年五十有九

君同邑有易洞丁君者好古道明於易以傳其子檜齋君璣尤刻意清苦風節咏一時君爲補齋入室弟子其風節亦似其師君又善教誘鄉里後進從君游者君誨之不專以文藝每曰須使此心無愧神明可也其弟子浸浸有知嚮方者

南京刑部郎中補菴華君雲壙誌　王愼中

同年補菴華君之喪其嗣孝子明伯君以書告于予曰先君葬有日其墓誌謹以托之司成王公墓表托之司徒馬公維是壙中之石未有所托敢以累公矣予復之曰子之先君子爲時聞人其葬也宜見於予文雖然昔之有墓志者不必有壙石有壙石者不必有墓志未聞有兼而用之者也且子之先君不朽之託二公足矣又何待於予卽予文又何以加焉敢辭明伯君曰先祖母之葬林見素公誌其墓邵二泉公實爲壙誌先祖之葬唐漁石公誌其墓張水南公實

爲殯誌復初之先有故事矣其敢褱諸敢以累公矣
子曰誠如是是何敢辭抆誌與表君之行述畧備矣
於是謹掇君之之大節而著其志君故江南巨家以
進士謁銓吏部時禮兵有缺或欲授君君不應於是
乎授戶部山東司主事滿考疏攺南得兵部車駕司
疏乞休不報陞刑部江西司郎中不拜復疏乞休乃
得歸蓋登第三年而授官在職五年而歸休終不復
出此君之出處也爲戶部時榷稅九江異時關使者
沉貨自嶬商病曹垢君至洗刷剔滌關政一清嘗大
書堂後之門曰家人不出料釟不入迨事歸尚書湍

灣王公杲侍郎西陂劉公儲秀二河及公官咸加歎
賞劉公每舉君以爲司権者勵及公至親拜君于寓
所以君之能洗曹垢也性好振施家事之日落不以
掛意此君之處義利也事親孝登第時當試館職君
不顧徑假差歸曰雲親老矣是行也冀得見吾親耳
翰林於吾何有惟得奉親終以襄大事其他於親屬
族友之誼肫肫懇至秦氏妹寡迎歸養者逾二十年
叔某與其子舉人電之葬費皆出君教撫庶弟霽無
異同母割膏腴田千畝爲義莊以贍族人而肖遠祖
孝子像於莊中取族人之賢者配食所以風勵宗族

有思有義外祖福州知府張公邇居官爲清白吏嘗
令吾邑既去邑人構祁金亭以思之既歿而其家幾
不能自存君既月賙以米復修葺其墓宗伯邵二泉
公實嗣子婁且弱鄉人有謀其居者君爲請於監司
祠二泉公於其居謀以不行此君之處親屬族友也
夫事莫大於出處而君於出處明道莫切于義利而
君於義利審行莫重於倫常而君於倫常厚君之大
節其表表如此君孜孜好學至老不倦每有希賢慕
古之心自其弱冠時即攷錫產及流寓之賢事跡彙
爲一編名錫山先賢錄葢已烝烝然有尚友之志既

長師事二泉公又及陽明先生之門與海內賢士大夫遊如台一所金公貢亨容菴應公大猷吾閩鍾陽馬公森特爲至交其他詩人文士雖嘗修賓贄通書問非其好也過蘇瘞其子拜范文正公祠見古義莊遺跡慨然慕之噫此豈非君之志而然哉蓋其所志者遠故不屑于近所慕者古故不賴乎今此予所以特掇君之大節而著其樹立之所自以見君志之所存也凡葬壙石居內誌次之表又次之壙文闕幽褒潛於體爲宜特愧予之不文不能發君之隱德以章於後世然於君之志行知之爲詳不敢誣亦不敢略

也君名雲字從龍自號楮菴居士直隸無錫人

南京刑部廣西司郎中陳公言墓志銘

王家屏

嘉靖乙丑余分校禮闈士得今宮諭陳君公望爲舉首則前秋官大夫石溪先生子也先生諱言字宜吕別號石溪其徙居莆自唐清遠令公樞始宋有尚書公仁豐僕射公塏並爲名臣明興則叅政公觀以文學受知　高皇帝嘗召備顧問未及大用卒觀生鄉進士熊熊三傳爲淼淼生槐峰公宣則先生父也母爲黃孺人先生少穎精力學文與籍甚初試有司不利氣嶽嶽不少挫嚮往益堅家故貧嘗授徒連州州

師與先生善有持重賄兇先生白事者先生叱止之
曰貧吾分也吾不能以此自蟣敢用蟣人其志操如
此嘉靖丙午魁省試明年丁未再魁南宫遂成進士
大宗伯泰和歐文莊公雅重之請於銓曹以先生爲
邑令先生治泰和務伉直行一意有所與除不爲豪
右骫法尤耻伺上官指巧爲迎合撫臺某獵賄所邵
陰屬公爲購書先生陽若弗愉也者而來書露佩之
某大恚誅螫先生先生因引疾謝不任請就教職得
浙之湖州湖胡安定公故授徒處也先生至則申約
束日切劘諸弟子諸弟子執筴請業前席爲滿間有

跅弛不檢者輒踞之堂下譙讓之衆肅然敬憚焉已稍遷國子博士積歲不調會　肅皇帝欲爲李都尉立傳政府欲私其子中太宰建安李公不從竟疏先生名以上於是先生得擢禮部儀制司主事傳李君異時都尉率貴倨驕其師先生獨抗顏自尊重務示都尉以禮時諭以此高之越明年太宰李公以議被譴政府修宿憾批根及先生謫倅郴州郴故僻公處之怡然無幾微見顏色而職事一切辦治暇則進諸士講藝一如在湖州時會其年與事省閣得令武陵陳中允等六人皆知名士而郴士曾君選輩亦斌斌

相繼起人多先生之鑒拔焉已擢知泰州值島夷訌
江淮閫幕府請餉甚急先生周爰調劑下不厲民力
而軍興亦給州有疑獄所淹繫甚衆先生訊立出之
衆驩感若更生尋轉南刑部員外郎晉郎中蒼髮逢
矣竟爲儉者所中用守泰州事坐謗免歸歸三年而
公望登第先生喜曰吾志有托矣因營別墅一區名
其室曰怡老堂時臥起吟咏其中泊如也藎優游十
五年而卒其卒也正衣冠應對賓客如常一言不及
於亂人以爲先生素養之徵先生性坦率於人無所
德怨亦不以德怨望人而內行尤篤母黃孺人卒諸

同產槩槩先生窮年講業盡以所得資諸孤費無所私仕則又割奉予之者數矣晚而林居稍稍葺先塋拓祀田叙次家乘若干卷日以此示子孫令無忘吾孝弟敦睦之行也嗟乎先生未用經術顯不習爲吏以故仕於世多齟齬然其用乃在人倫風教之間覼覼旋於名實末矣要以公堂日執經侍人主紹明先生之家學則先生未可謂所不遇也子男二長經邦即公望左春坊左諭德

三司獄傳

董應舉

吾閩蓋有三司獄云其一爲孫一謙一謙者溫麻人也萬曆戊子己丑間爲南刑部司獄能不以獄爲利於囚甚有恩故事重囚米日一升卒爲獄卒盜去飯以不給又散時強弱不均至有不得食者即須繫囚初入獄獄卒驅之濕穢地索錢不得錢不與燥地不通飲食而官因以爲市一謙知之一切嚴禁手創一秤秤米計飯日以卯巳時持秤校薪以次分給食甚均又時時視囚衣弊爲浣濯補葺令完善視桎繫之尤餓者予囚飯之半因得不死獄卒無敢名一錢者

每薦郎親獄問囚有若欲言者手皆對曰幸甚孫君衣食我是時少司馬王公用汲聞其事以告郎中蔡獻臣久之大司寇就李陸公光祖少司寇瑯琊王公世貞皆加嘆異欲爲之地而一謙已滿三歲考轉靈山吏目去矣王司寇贈以詩曰青衫白馬帝城西祖道無人日欲低猶有若盧方畝地赭衣能作數行啼蓋紀實也蔡獻臣亦以一謙廉而才而遷轉非其道作文慰勉之一謙竟不之官徑歸歸至番湖舟中恍然見有請爲某地主者與之應答妻子駭之不數日遂卒其後十餘年有同邑陳繼源繼源爲大勝關大

使關上人皆愛大使不費我錢及還溫州司獄窮老矣亦却例金太守蔣光彥閩人也今兼攝外獄外獄者諸縣輕繫待讞於府者也繼源固辭請屬之倉守曰此非司獄職乎繼源應曰某未任時此獄屬之倉安得盡司獄職乎蔣守笑而罷之及滿歸至不能供饘粥依老僕以居予深憐敬之又聞其爲小吏上計都門時同邑有孫胥者從事京兆府中爲主庫日盜金錢事覺見繼源泣曰吾命在旦夕若能救我乎指其舍壁曰此中皆金錢以此救我未幾入詔獄繼源盡其金以救孫胥得問遣出獄不死矣而繼源貧甚

不自爲德也繼源與孫一謙同里相去二十年並以椽史著名繼源今尚鑊鑠無恙

又有閩縣蘇夢暘者以歲之丙午來司南都官獄謂予予以一謙事告之夢暘心動至獄問一謙所爲一老卒曰孫君則善矣然官竟何如夢暘曰善則善矣何官之云於是盡舉一謙所爲踵行之而益戢獄卒不使恣苦諸囚又恐其夜虐之而莫之知也則監置一鐸令曰有虐囚者同監鳴此不鳴者與同罪由是獄中肅然其他踐更稽察撫卹病苦決甚備郎中沈珫嘗指獄戶語曰此故生地獄也蘇司獄去吾不敢

繫人矣舊時囚有死而無為收葬者率置竇中羣犬恣食之夢賜惻然適料囚米有餘即白視獄諸曹郎請為棺以待死者諸曹郎大是之相率白中丞丁公竇丁公時視秋官篆聞之喜益發衣帑諸物令夢賜給施諸囚未幾轉與東守郡吏曰丁公太息曰吾署司寇惟有王郎中紹先及蘇司獄耳惜也紹先死而司獄又遠遷於是特獎夢賜而資遺之甚厚于語夢賜曰幸矣子之遷也王郎中何如人是嘉靖十九年所舉天下清苦以風百僚者即吾莫敢望今丁公以予並稱不其榮乎夢賜曰某則何敢當雖然某聞念

經作佛者不爲福田吏目何病某行矣於是跳身之界夢暘年三十餘未有子以司獄俸薄不携家其爲吏目亦然蓋有志者

董生曰語有之木雖長蘭則香以予觀一謙諸人其行事有士大夫不及者然能得譽於司馬司寇不能得之吏部卒而者異豈鬼神固亟於得人耶繼源吾橐歸至不接衣食世固笑之夢暘遷轉竟如老卒所料然得齒於賢者廉吏何見不可爲也善不遺細諸公有爲不擇官而立則三椽謂哉夢暘令爲樂民守禦吏目云

獻徵錄卷之四十九終